

歷史空間

不朽的雲岡石窟（四）

白頭翁

「雲岡」古無此地名。酈道元在《水經注》中亦無此名。「雲岡」顧名思義，雲中之岡，飄顯於五彩雲頭中的山崗，想必該是哪位佛國高僧的感悟？

雲岡石窟歷經北魏149年開鑿，46座石窟中特別是前21座石窟，可謂是一窟一個佛國世界，一窟一個佛門天地，一窟一本佛教歷史，一窟一個藝術天堂，一窟都有一串感人至深的故事。雲岡石窟，不但是人們了解從東漢傳入中國的佛教的發展歷史的百科全書，也是至今解讀北魏政治、經濟、軍事、對外開放和文化藝術的《四庫全書》。

雲岡石窟的石頭文化，高雅精湛，富麗堂皇，雍容華貴，閎闊深沉，巧奪天工，尤其那些佛像、飛天、藝人、花卉……看不夠，也看不盡的雲岡石像、石雕簡直如同仙界出凡，驚世駭俗，豪宕奇峭，精美絕倫，別樹一幟。那窟窟都是石的詩，石的畫，石的文，石的神韻，石的昇華……

就像敦煌石窟第61窟最著名一樣，雲岡石窟第12窟自古被人們讚譽為最能代表雲岡石窟。是雲岡石窟石刻藝術集大成者，兼收並蓄者，是雲岡石窟中的藝術珍品，是雲岡石窟的藝術博物館。

走進12窟，簡直就是一座公元五世紀時期最豪華高雅的藝術殿堂。滿目皆是藝術表演，彈奏的，歌舞的，歡笑的，合拍眉飛色舞的，應拍飛身喝彩的，無不全神貫注，無不心神合一，無不精彩絕倫；婆娑的舞姿，縱情的表白，專注的彈撥，傾心的微笑，無不栩栩如生，無不自由自在；佛陀正在微笑，蓮花正在盛開，飛天正在起舞，伎樂正在彈奏，五彩繽紛的浮雕，琳琅滿目，無處不有，無處不在，美不勝收；飛天與菩薩分層而列，伎樂與佛龕並列而排，抬頭望天天不見，滿眼俱伎樂與飛天。我靜靜地站立在窟中，先是感受那古音古樂的喧嘩，飽享那飛天飄飄欲仙的美姿，伎樂那神情各異的藝術醇態，繼爾我體會到，那該是佛門中的極樂世界，西方極樂世界的天堂，可惜歷史上沒有記載是哪位高僧主持開鑿的這座石窟，但我知道，他是想讓人們領略佛國的盛境。

雲岡佛國中，最讓人尋味和讚美的是那一群群自由自在，任我馳騁的飛天。2,300多個飛天，組成了雲岡飛天群體，或飛或騰，或歌或舞，或停或馳；或飄逸或旋轉，或衣帶並舉，或昂頭低首，或遠眺或近看，或彈奏鼓樂，或信手撒花，或手足並舞，或凝眉沉思；或高或矮，或胖或瘦，或男或女，或中或西，但人人皆美，人人皆喜，人人都做其想做、願做、高興做的事。飛天們無憂無慮，無愁無忌，脫離地面的太空當是那樣的純潔幸福？愉快自在？

雲岡的飛天還有一種奇特的逆髮飛天，他們上身袒露，帶臂釧，披天衣，繫短裙，頭髮捲曲後梳，讓今人大開眼界，原來北魏時期西域各族人民已經融於此地。那飄動的衣帶，如似透明的裙衣，不禁讓人感到「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在青石壁上雕鑿出來的披衣讓人感到薄如蟬翼，真乃雲岡石窟不朽，真乃北魏文化常存。

雲岡石窟中還有一種奇特的佛像文化現象，即「二佛對坐」。

「二佛對坐」在《妙法蓮花經》中有佛典依據，但雲岡石窟中的「二佛對坐」卻有着豐富的社會內容和政治背景。這其中有北魏最有作為的皇帝孝文帝一片崇敬祖上的孝敬之心。「二佛對坐」隱喻着「二皇對坐」，即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和其皇后馮氏。



■雲岡佛國中，最耐人尋味的是自由自在的飛天。 網絡圖片

兩代，論德、論才、論智、論績，她都遠遠地高過歷史上所有女政治家，如漢呂后，唐武則天，清慈禧等。馮太后當為北魏中興的「總設計師」和「總導演」，正是因為有了她，在北魏江山的設計藍圖上，才硬黃勻碧，姚黃魏紫，標新立異，揮斥自由。

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是作為皇后的馮氏，在皇帝拓跋濬死去以後殉情的壯舉。按照鮮卑族拓跋葬禮的風俗，國喪三日那天，皇帝生前所有的器物要在陵前全部焚燒。失君之痛，令馮皇后肝腸寸斷，痛不欲生，她掙脫攙扶的宮女，縱身一躍，投進熊熊烈焰之中，據柏楊先生自稱不準確的推算，中國歷史上共有皇后妃妾1,813,000人。據我不準確的推算，中國歷史上有將近3,000名皇后，以投身烈焰殉情葬夫的惟馮皇后，幸虧太監們手急眼快，把皇后從烈焰中救出，才使得已經昏迷過去的馮皇后脫險。雲岡石窟中「二佛對坐」竟多達400多處，其暗示之一就是拓跋濬、馮皇后的摯深情愛。當然「二佛對坐」還暗示着馮皇后協助16歲的文成帝穩定政局，清除奸臣，寬刑簡政，共克時艱，逐漸使北魏政通人和，物阜民康。10年後拓跋濬又先死於平城，全靠馮皇后一手策劃除去朝中弄權的大臣，安頓動盪不已的朝廷，健全國家法制。馮皇后掌權不貪權，用權不弄權，一年後又將國家大權交給拓跋弘，自己精心撫養皇太孫拓跋宏。封建王朝中的皇權之爭猶如萬有引力的定律，當馮氏的親生兒子拓跋弘感到馮太后是自己無限制地實施皇權的障礙時，他毫不猶豫地想用糕點來毒死馮氏。但東窗事發，老練鐵腕的馮氏亦毫不手軟，果斷出手，鳩殺了拓跋弘，平復了一場危及北魏王朝的宮廷政變，馮氏再度臨朝柄權。

馮氏對北魏政權的最大貢獻還在於他培養教育了拓跋宏，堅決而周祥地把拓跋宏「扶上馬送一程」，拓跋宏登基為北魏孝文帝，成為北魏最有開拓作為的一代皇帝，也使北魏達到繁榮強大的頂峰。

在拓跋宏手中，北魏成功地完成了國都的第三次遷移，中國歷朝歷代，不因戰爭和異族的逼迫而主動遷都三次者，非北魏而未有。為了遷都洛陽，他甚至殺了自己的親兒子，自己立的皇太子。這才有了最著名的北魏石窟龍門石窟。胡風漢制，在孝文帝才正式完成，拓跋宏對鮮卑族全盤漢化，他對法律、服飾、語言、婚姻、官制等等都徹底漢化，甚至把拓跋氏的胡姓胡名都改為漢姓漢名。

鮮卑族強大。他在馬上曾經征服過漢民族，也曾奴役過漢民族，但漢民族的文化積重太深厚了，漢民族的民族融合性太強大了，拓跋氏藉重漢文化、漢民族而強大而繁榮而富足，但孝文帝絕沒有想到，他既是鮮卑族拓跋氏政權建設鞏固的身體力行者，恰恰又是這個偉大民族的掘墓人。北魏政權自此開始像一渠洶湧澎湃的河水流入乾涸龜裂的土地，漸行漸遠，漸遠漸微，終於完全消失在中華大地之中了。

149年的北魏政權只不過是5萬4千多個日出日落，其興也勃也，其亡也忽也，但它創造的北魏文明卻常在，卻不朽。北魏政權消失了，雲岡石窟中那些1,500多年前的藝文珍品還依然健在，依然生機勃勃，依然在靜靜地傾述着那些遙遠的故事……

雲岡不朽。

詩詞偶拾

俞慧軍

夜珠江

一江向東
一江折西
花都在夜珠江的水岸
浮現一座座美麗的宮殿
水中的樓宇
一座毗連一座
岸邊的花園
一簇串連一簇
花城明珠號
從天宇碼頭起航
沿霓虹閃爍的江岸
演繹珠江水笙笛琴瑟的韻律
南岸的鐘樓
睜開璀璨的眸子
流連珠江潮驚喜的笑靨
一江珠水
流金溢彩
夜珠江
鑲嵌在羊城腹部
一串串五彩晶瑩的夜明珠

花都吟

金穗跪乳

一跪數千年
越秀山的觀音
慈愛人間一草一木
一石一水
鎮海樓黃花崗蓮花山
羊城在歲月之河踽踽
中山紀念碑聳立雲天
革命家燦若星辰的明眸
矚目南方
南方有一片祥雲繚繞
花都有一條美麗的珠江
廣州正崛起一座座
與天比高的新城

翠亨村

那口古井
洞開一扇古樸的門扉
飢渴百年的酸子樹
沐浴雨露甘霖
藏龍之地 祥雲紫光
驅除瘴癘 三民主義
革命家宏音 鐵骨錚錚
翠亨村青蔥蒼蒼翁
涓涓溪流
滋潤萬千生靈
湧向泱泱華夏
通達現代文明
翠亨村
孕育偉人的吉祥地
中華民族復興的啓航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尚勇

無師自通的「春官」傳承人王漢軍

王漢軍，寧夏西吉縣馬建鄉枹子村人，寧夏非遺項目「春官」傳承人。在無師教授的情況下，全靠個人摸索，逐漸入門成為一名優秀的「春官」。20多年來，王漢軍將民俗文化與當代社會經濟發展、惠民政策相結合，逢年過節走鄉串戶，向群眾講述社會變化，宣傳惠民政策。

「春官」起源於商，盛於周。相傳商時，瘟疫流行，百姓苦不堪言。長安城內一放姓馬伏牧馬時，見風過處一把扇子能驅瘟疫救百姓。於是他手搖扇子，穿行於街坊街道吉言，所到之處，瘟疫盡除，民心大喜。自此，每逢年節，百姓與其一道敲鑼打鼓，話說吉語良言，遊行於民間。周時儀程盛行，社火興起，地域文化風生水起。朝廷封他為「春官」（俗稱儀程官）。後代代相傳，成為西北民俗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王漢軍的「春官」生涯始於1992年，當年他35歲。出於愛好，他跟隨社火隊湊熱鬧。當時社火隊穿戴裝扮簡陋，他就穿黃大衣，頭戴各色三角小布縫製的花書包，手拿雞毛撚就上陣了，說些老百姓喜聞樂見的順口段子，給社火增添些熱鬧氣氛。

1998年春節期間，他組織導演了西吉縣人民醫院迎新春專場文藝演出，向全縣人民公演，獲得觀眾好評，激發了他的文藝創作和演出進取心。王漢軍初高中時期就有這方面的愛好，工作後更為他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機會，在春官辭、順口溜、打油詩、小品、快板等方面表現尤為突出。

1999年他組建了西吉縣衛生系統社火隊，購置了設備、道具，每年春節期間組織近百人在縣城及鄉下宣傳演出。每到一處，群眾都前呼後擁，喝彩助興。

2002年，元宵節下大雪，他帶領社火隊早上10點出發，上街巡演。當時，天空飄灑着鵝毛大雪，有人拿一包綠箭口香糖讓他即興

發揮。他接過口香糖，揮扇開口道：「這位朋友把我難，我把此物說一番。大家不要嫌我黏，開大耳門聽我言。姊妹5個一娘生，一樣苗條都心疼，外穿綠袍身鍍銀，誰大誰小分不清。哪位朋友用得着，肯定會對你撒嬌，撒嬌入口去上班，它和牙齒配姻緣。結婚之後肚子大，只長肚子不生娃。肚子變大要見人，被她公婆哄出門，出門之後肚爆炸，炸破肚子沒了啥。要問這是啥原因，因為跟了些假男人。」聽後觀眾們喝彩鼓掌。他們走到哪裡，觀眾就跟到哪裡，從早上到晚上，隊員們褲腿都結了冰，但沒一個人喊苦喊累。

王漢軍說夜間或黎明是他的靈感期，不論多累，都會開燈記下奇思妙想。為此，他常遭妻子埋怨，就打油說：「老婆不要把我怨，你要給我撐體面，既然吃了這碗飯，工作就得認真幹。我要爭取演出縣，力爭進京走一遍，進京說上一大段，老外也得把我讚。」2006年6月下旬，他帶妻子一同進京參加「秦巴項目·支持性項目」總結表彰會。在北京演出，他受到世行官員和國家衛生部、財政部等部委領導接見，並豎起拇指表揚他，他妻子十分高興。

2002年，他在寧夏人民會堂參加全區衛生系統文藝匯演，在所創作扮演的兩個小品中，扮演一名洋女士，上廁所時被執勤人員攔住，硬讓他上女廁；第二個節目扮演一名男乞丐，候演時，被工作人員驅趕，經解釋才被放過；成為一時笑料。

在20多年的演藝生涯中，王漢軍從未拜師學藝，基本都是自編自演，自說自唱。偶爾聽一些老藝人的敘說，從中吸取一些精華，加以創新改造。無論是他的春官辭還是小戲、小品，都起到了引領先進文化、造福一方百姓的作用。

2015年，他參加固原市第三屆小戲小品大賽，榮獲最佳表演獎。在不斷探索創新中，他挖掘「春官」鬧春的傳統文化，盡量保持地方特色，民俗特色、民間特產、地域文化的特點。

豆棚閒話

■ 吳翼民

翡翠醒木

醒木，亦稱驚堂木，從前公堂審案，必用驚堂木顯示威勢、震懾案犯，或提醒涉案人集中注意力，心神休要旁騖，所以醒木也被稱之為「醒目」。不知什麼時候，醒木被引用到了評彈書枱上了，成了評彈演員、尤其是評話演員的一款重要道具。醒木一般若半隻火柴盒子大小厚薄，多用雜木、紅木製作，考究者也有象牙、水晶、翡翠質地的。

評話演員用醒木的用意也在於提醒聽眾集中注意力欣賞其演藝，比較高超的演員還善於運用醒木參與進「書情之中」，醒木其實已經成為整體評話藝術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評話是通俗藝術，卻往往俗中見雅。嘗聽前輩藝人談藝說，藝術是需要知音的，有的藝人不只追求上座率，還希望來聽書的聽客能與其志同道合，至少要尊重演員的藝術勞動，於是在評彈界有「淘汰俗客」之舉。這時候醒木就要發威啦，醒木響處，演員會議進場子廝混者請便離場；更有絕者不用醒木，開場時演員來一段比較深的典故，讓「俗客」聽得不耐煩，自動離場。譬如有位前輩開場時講一段「東周列國」中「鄭伯克段於鄆」的典故，詳細解釋「莊公寤生，驚姜氏」的意思，說是常人望文生義誤解鄭莊公是其母親姜氏睡夢中生下來，所以使姜氏驚恐並厭惡，其實天底下哪有睡夢中生產的事呢？「寤生」的正解應是「難產」，那種嬰兒足先出產門的難產。因此姜氏不喜歡這個兒子，私底下縱容小兒子共叔段謀反，所以才有「鄭伯克段於鄆」，才有姜氏和鄭伯母子生隙並和解的後續……演員這麼絮叨叨講典故，「俗客」焉有不離場的？這種故事在當代「快餐文化」中是不可能有的，演員只要上座率，管他聽客雅與俗。

還說醒木。若評話演員不僅以醒木「醒目」，且能將醒木參與到演出中來，斯為高手。從前評話界有「兩塊半醒木」的美譽，就是褒獎能用活醒木的評話演員只有兩個半，兩塊者即石秀峰和楊連青，半塊者指馮翼飛。評話大家石秀峰擅說《金槍傳》，他說《金槍傳》中「楊七郎打擂」這回書時擊響三次醒木，三次叩擊醒木各有意蘊，——當楊七郎精神抖擻登台出場時，他先碰了一次醒木，聲音不高不低、中音，以提醒聽眾，一場惡戰即將開始，誰勝誰負，請大家關注；當說到楊七郎的對手潘豹出場，知道對方就是宿敵楊七郎時，演員又叩了一下醒木，聲音很輕很輕，低音，以示潘豹暗吃一驚，襯托人物內心恐慌；此時醒木聲分明就是人物的心跳聲也；當楊七郎經過一場惡戰，打死潘豹，將其屍體撈下擂台時，演員又叩了醒木，重重擊下，聲如裂帛，既擬了屍體撈台下的聲響，也表示楊七郎為民除害，大快人心，那響脆的醒木聲擊出了聽眾們的心聲，將書場的氣氛推向了高潮。

於是醒木成了評話演員須臾不離的親密夥伴，有的演員根據自己的喜好，把醒木製作得頗具個性氣質，如前輩郭少梅因擅說《三國演義》，便在自己的醒木上刻下了「趙雲截江奪阿斗」的故事畫面；有的醒木本身還富有傳奇色彩，如名家吳均安、吳子安父子兩代的一方翡翠青蛙醒木，一波三折，歷盡滄桑——

吳氏父子籍貫無錫，皆評話名家。吳子安傳承乃父吳均安衣鉢，也以擅說《隋唐》馳名書壇。一次他到上海一位翡翠大王家裡做堂會，忽視了書枱大理石桌面，將一塊尋常翡翠料醒木擊個粉碎。說書結束後，那翡翠大王答應吳日賠他一方翡翠醒木，果然，一次演出前，一位聽客奉上了一方特製的雕刻有精緻青蛙的翡翠醒木，原來此聽客是翡翠大王的僕人，翡翠大王沒有食言，賠償了一方遠勝於往昔的高級醒木。吳子安奉為至寶，將此醒木交換給其父吳均安使用。吳均安自然愛不釋手，特意花錢請玉匠在其底部鑿一小孔，穿絲帶繫於腰間，上台解下，散場繫上。十餘年來這方醒木隨着吳均安走遍江南大小書碼頭，被評話界喻為鎮台之寶。然而有一次吳均安一個疏忽，一次演出結束忘了將「小青蛙」收藏，等到發覺時那鎮台之寶已不翼而飛了。同行都不禁為之遺憾痛惜。

十年後吳均安已經作古，有一天有人告訴吳子安，說是那方翡翠青蛙醒木出現在蘇州舊書店，請他火速前去鑒定。吳子安迅即趕去一看，果然就是當年父親遺失之物，立即將其買回，再也不讓它分離啦。自此，這方翡翠青蛙醒木隨着吳子安再度馳騁書壇，叩擊出幾多神韻、無限風光。